

# 大學課堂的符際翻譯教學：以數位雙語童話書為例

黃慧玉

隨著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圖像符號日益普及於多模態文本（multimodal texts）之中，尤其在童話翻譯領域，譯文不僅須忠於作者意圖、符合兒童的閱讀習慣，亦須搭配書中圖像符號，以便共構意義。有鑑於此，筆者於某法文系法翻中課堂上，以「法漢雙語童話電子書製作」為學期教學計畫，帶領學員使用 Book Creator 製作電子書，以期增進學員圖文並重的詮釋與表達能力。課間，學員們以小組為單位，各組員分段翻譯法語童話《枯枝》（*La Branche Morte*）（Nille, 2010），並階段性互改譯文，以利期末各組員依收集到的修改建議，完稿修訂。期末收集到的五組學員數位童話書，以符際翻譯（Jakobson, 1959）為框架，語內、語際連貫（Reiss & Vermeer, 1984; Vermeer, 1987）為標準，評量學員習得的翻譯能力與須改良的問題點。分析結果顯示，圖像符號在學員童話翻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與文字相當的訊息共構者。不管是在補足詞語空白、再現故事世界，或是闡明模糊詞意上，皆有所助益。然而，圖像媒介本身的侷限性，亦突顯了語言層面的翻譯技法不容忽視。對此，本文例舉三種關係子句的分句方式（郁馥，1995），針對學員譯作提出修改建議。期望學員在符際翻譯的練習下，對文字與圖畫的不同特性與互動關係，都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與掌握，以便整合性地思考多模態文本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童話翻譯、符際翻譯、多模態翻譯、翻譯教學、法語教學

收件：2022 年 7 月 6 日

修改：2022 年 9 月 13 日

接受：2022 年 12 月 2 日

#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a University Context: The Digital Bilingual Tale

Huei-yu Huang

In the multimedia era, iconic sig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in multimodal texts. In the field of tal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of a text should reflect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correspond to a child's written comprehension level, and employ iconic signs to construct meaning. Thus, the French–Chinese translation of digital tales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in a French–Chinese Translation course offered to students in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a university.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was to develop students' multimodal 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in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bilingual tales through Book Creator. The students worked in groups to complete and subsequently share translations of the French tale "The Dead Branch" (Nille, 2010).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correct each other's work and incorporate these corrections into their final translations. Five digital ta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las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nd were evaluated as intersemiotic, intralinguistic, and interlinguistic translations (Jakobson, 1959; Reiss & Vermeer, 1984; Vermeer, 1987) to enable identif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acquired by and points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conic sign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tales. Such signs assis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essage of a text, filling in semantic gaps, visually representing a fictional world, and clarifying the ambiguity of word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iconic symbols, intralinguistic and interlinguistic translation techniques must also be employed. Therefore, three methods (Yu, 1995) can be used to separate sentences to offer suggestions for correcting students' translations. By practicing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original and target languages and thereby establish more integral and multimod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tale translation,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multimodal translation, didactics of translation, didactics of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ceived: July 6, 2022

Revised: September 13, 2022

Accepted: December 2, 2022

## 壹、多模態文本時代的來臨

隨著多媒體時代的來臨，電子產品的普及與更新日新月異，訊息的呈現形式也由原本文字為主的單一模式，漸漸過渡到圖文搭配的「多模態」(multimodality)，甚至在裝置可支援的情況下，融入影音、聲效等互動資源。正如同王寧與劉輝(2008)所言，人們進入了「讀圖時代」，必須面對非文字文本，並具備解讀圖文共構訊息的能力。既然語言的作用受到了其他媒介的挑戰，翻譯工作也勢必因文本性質的改變，擴展新技能。譯者不僅要讀懂文字說明，還要讀懂圖像所蘊含的信息與意義，以便將源語譯成目標語言(頁29)。在此背景下，以往翻譯關注的問題域也隨之移轉。所謂翻譯，是否僅侷限於語言間的轉換，不同符號系統間的解釋互換是否也應受到重視，成為研究目標？以文字對圖畫藝術進行跨界、跨語言、跨文化的闡釋算不算翻譯？相反地，以圖像去詮釋、再現文字，算不算翻譯？簡而言之，面對多模態文本的普及與交流形式的改變，譯者或研究員是否也該重新省思以文字為首的翻譯觀？

不可否認，即便是非專業翻譯人員，年輕一代對印刷文本、網頁文本或影視文本中的多模態內容呈現都不陌生，與之接觸的機會也愈益增多。在此新閱讀潮流的衝擊下，外語教學如何調整翻譯的教學策略，援用適當工具，引導學員認識多模態文本特質，建構所需的相關翻譯技能，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為此，本研究基於童話故事書的多模態特點，假設其製作過程中圖文資源的安排，例如圖畫元素間的關係、畫面布局與譯文互動，能窺探多模態譯文意義產生的過程，以及相應翻譯所需的轉換技能。換言之，此教案並非依原文及其插圖進行純文字的轉換，而是單就原文的文字符號進行理解詮釋，以圖文製作來「翻譯」原作。為檢視假設的適切性，本文將從以下幾個層面來思考：童話故事書本身的媒介特點在多模態譯文產生過程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圖像符號如何輔助文字符號衍生文本意義？圖像符號的特點與侷限性如何由文字翻譯來補足？

為回答此問題，本文試圖從雅各布森（Jakobson）的翻譯理論出發，比對其他學者對其研究的理解與延伸。將之融會貫通，轉化為教學框架，並以淺顯易懂的教學語言應用於課堂中。最後借學生譯作分析，辨識與標記其中語言詮釋語言、圖畫詮釋語言所產生的譯文特色與問題。並依此提供修改建議，歸結符際翻譯於外語教學中的角色地位。

## 貳、符際轉換視角中的童書翻譯

芬蘭兒童文學翻譯家麗塔·奧伊蒂寧（Riitta Oittinen）於著作《圖像故事書翻譯：為兒童讀者重現文字、圖像與聲音》（*Translating Picturebooks: Revoicing the Verbal, the Visual and the Aural for a Child Audience*）中以多模態視角探討兒童文學翻譯問題，對比源語與譯語，分析兩類文本中語言與圖像互動關係，聚焦文本發生的變化以及對文本的作用，進而判斷圖像是否為語言變化的依據（Oittinen et al., 2018）。這種將翻譯生成建立在符際之間的研究視角，重新將雅各布森的「符際翻譯」理論推進人們的視野中。事實上，雅各布森在 1959 年發表的〈論翻譯中的語言問題〉（“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既將翻譯分成三類：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即在同種語言中轉換說法；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即兩種語言間的轉換；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即語言系統與非語言系統間的轉換（Jakobson, 1959）。此宏觀的翻譯理論框架引發後繼者的思考及重述，例如德國目的論的提出者費米爾（Vermeer），沿用語內、語際翻譯概念，將其指向預定的對象，認為翻譯本身就是「為譯文目的和譯文環境中的對象所創造出來的文本」（Vermeer, 1987, p. 29）。<sup>1</sup> 正因如此，Reiss 與 Vermeer（1984）強調翻譯過程須符合語內連貫法則（intratextual coherence），文句需讓讀者理解，具通

<sup>1</sup> 原文為：“Every translation is directed at an intended audience, since to translate means ‘to produce a text in a target setting for a target purpose and target addressees in target circumstances’”。

暢可讀性，並融入目的語文化的交際環境中。嚴維明（1998）曾就此對兒童文學翻譯提出四點要求：（1）譯出童味是譯好兒童文學的關鍵。譯者須自己進入角色，體會不同角色的特點；（2）化難為易，盡量避免採用直譯把難點留給兒童；（3）多用短句，化長為短，給小讀者一些喘息的機會；（4）需要使用詞彙加以引導上下句的關聯。

在原文與譯文的關係上，Reiss 與 Vermeer（1984）提出了語際連貫法則（intertextual coherence），強調語言間的連貫性。這在 Nord（1997）的重述下，形成所謂的忠誠法則（loyalty principle），也就是對作者忠誠，與原作者意圖一致，但不拘泥於與原文「形式對等」，影響譯文在其文化中的交際功能。然與雅各布森不同之處，在於忠誠法則強調文化差異視角下「譯者與作者」的關係，也就是「意圖對等」（Nord, 1997），而 Jakobson（1959）將翻譯問題置於語言學及符號學的框架下，認為符號間沒有完全的對等關係，須講求更大語符單位的互換，也就是所謂的「信息對等」（equivalent messages）。因此他著眼於不同語言間的語法差異，思考語言轉換過程中丟失的信息。總的來說，不論是語內、語際連貫，或進一步強調非形式對等的「忠誠法則」或「信息對等」，著重的都是語言間的訊息詮釋和轉換。傅莉莉（2016）認為這在童書翻譯中，缺少考量其中重要的非語言符號視角，因此需將焦點轉移至符際翻譯，以便將圖文連貫一併納入譯文的抉擇中。

如同篇名所述，Jakobson（1959）將翻譯問題置於語言學的視角下，對符際、非語言的轉換問題論述不多，只在文末提到不管哪一類別的翻譯，包含在文字藝術與音樂、舞蹈、電影或繪畫之間，創意性的轉換都是可能的。對此，王寧與劉輝（2008）認為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可稱為符際翻譯的結晶，因作者運用了自身對源語社會文化豐富的知識，以中文將藝術作品中深刻意蘊闡述出來，著實體現了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和藝術門類的轉換。另外，文字圖像間的符際翻譯，不是一種「簡單的複製，而是對原作的超越和發展，……因為藝術圖像和符號有著比語言文字更廣闊的闡釋（翻譯）空間」（王寧、劉輝，2008，頁 33）。此外，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傅



莉莉（2016）將這種圖文轉換能力置於繪本中檢視，認為符際視角下繪本翻譯的「忠實」，在於譯文能否對應原文完成相應功能，能否反映圖畫並與之共同完成敘述。鑒於繪本敘事特色，圖像分割文本亦連結文本，故在圖像原貌不變的情況下，圖畫信息能輔助不同語言間的信息轉換，成為衡量繪本翻譯忠實與否的標準（傅莉莉，2016）。

既然符際翻譯中創造性的轉換來自譯者的識圖能力，且圖畫信息為語言轉換間重要的橋樑，圖像的語法規則有必要事先釐清。此領域中最為人熟知的，應為 Kress 與 Van Leeuwen（1996）所著的《圖像閱讀：視覺語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書中兩位作者從社會符號學理論（Halliday, 1985）出發，將圖像視為一種語言系統，歸納出三大元功能：

- 一、概念功能：關注視覺過程的建構，亦即圖像元素透過什麼樣的動作、分類、分析過程，建構出什麼樣的敘事或概念意義；
- 二、互動功能：關注圖像與讀者的情意互動，亦即透過接觸（contact）、距離（distance）、視角（perspective）來建構觀者與圖像再現世界之間的特定關係；
- 三、構圖功能：關注圖像的構圖意義，亦即透過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顯著性（salience）、框架（framing）三維度的畫面布局，建構語篇意義。

此框架提供分析圖像的三個層次，有助於探究符際翻譯時，提供圖像層面的理解工具。馮德正（2017）認為，由於多媒體屏幕逐漸取代了書本，以視覺為主的符號組織，也將逐漸取代以線性邏輯為基礎的語言書寫與閱讀模式。在此環境下，除了上述的解圖能力之外，余小梅與耿強（2018）認為譯者在處理「視覺文本」（漫畫、圖畫書、附插圖文學）時，亦須將圖像及文字聯合理解，以便跨越不同符號系統進行轉換。例如變換源語的視覺符號為目的語的文字語言或主流規範的視覺符號。而圖文互動的相關研究，亦有不同領域的學者提出值得參考的模型框架。例如 Maisonneuve（2015）在分析小學生讀本教材時，基於比利時符號學家 Klinkenberg（2008）的圖文指參性關係（indexation），亦即圖文之間具有某種指向性，會聚焦於某部分（大多

時候，文字傾向提供整體訊息，而圖像則指向、提供文中局部元素的訊息），而提出三大圖文關係：

- 一、重複補充：即圖文指向詮釋同一物件時，提供了不同屬性的互補訊息，但也因圖文各別特性不同，所提供互補訊息的重複性是局部的；
- 二、相對資訊：即圖文提供的訊息是相對性的，以便導向文意理解的翻轉或增添文本特定的修辭效果（例如用幽默風趣的圖片詮釋嚴肅文句時造成的諷刺效果）；
- 三、共組意義：即文句刻意留白的語意需透過圖片來補足，少了彼此的共構，便無法建構完整的文本意義。

至此，本節的理論基礎勾勒出童書翻譯中涉及的三個層面：語內、語際與符際。其中涉及到的框架概念，成為此次翻譯教學的理論基礎，也提供分析學生作品時的理論工具。而在課堂實踐上，盡可能省去一些專業術語，以實際的相應例句、例文來作練習。以下，將具體介紹課堂教學步驟、方式與內容。最後，再將期末收集到的五本學生電子故事書依三大主軸分析：（1）圖文重複補充；（2）圖文共構關係；（3）圖像符號於符際翻譯中的侷限性。以便在符際翻譯的框架下，參照語內、語際翻譯要點，評量譯文的適切性，並探討圖文關係對譯文生成的影響。

## 參、童話翻譯的課堂實踐與教學步驟

本文研究基於 110 學年度法文系大四法翻中的教學經驗，以「法漢雙語童話電子書製作」為學期教案，每周兩小時，以便培養學員翻譯所需技能，並將所學運用在 Book Creator 電子書製作中。表 1 將課程內容分成三大類，依授課順序編排。

表 1

教學步驟與內容

翻譯類別	課程內容
語際翻譯： 法漢句型比對與翻譯 原則	法譯漢詞義的具體化 行為名詞的理解與翻譯 肯定與否定形式的轉換 形容詞與關係（形容詞）從句的譯法 現在分詞／副動詞的譯法等
語內翻譯： 童書語言翻譯	寓言《藍色玫瑰》（T. Tessier）翻譯練習 童話《夜鶯與玫瑰》（王爾德）翻譯練習
符際翻譯： 多模態圖文關係	Maisonneuve（2015）圖文關係：重複補充、相對資訊、共組意義 Book Creator 介紹與故事書編排製作 期末作業：童話《枯枝》電子書翻譯製作

為完成期末電子書製作，期中以前，學習目標為建立學員們基礎法漢翻譯知識。因此每周課堂上，皆以主題單元的例句做練習，以便對照兩種語言的句型結構與表達習慣的差異。舉例來說，學員們在翻譯西方語言時，最常出現前飾詞過長的問題。因此，我們在「形容詞與關係從句」單元中，參考郁馥（1995）編著的《法語翻譯集錦》，節選其中適當例句，練習以下三種分句方式：（1）關係子句用於限定時，修飾詞置於先行詞前；（2）關係子句用於解釋時，可置於先行詞之後，獨立成一分句，必要時重複先行詞；（3）用於描述行動時，端看關係、主要子句中動作發生的先後、因果關係，再決定之前或之後的位置。這部分我們將在分析學生作品時，依實例詳加說明。

有了基礎翻譯概念後，期中以後便進入到童話翻譯，目的是讓學員們習得童書的文學體裁、用字遣詞、風格美感，以便達成以兒童讀者為目標的翻譯。例如透過翻譯王爾德（Oscar Wilde）《夜鶯與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法文版，探討童話中依語境／語篇選用的詞彙，如何選用具讀音效果的擬聲詞、音韻詞，如何強化情感表達的修辭，以及如何在譯文中體現社會文化信息。最後，有關符際翻譯練習，我們於課堂上介紹了 Maisonneuve（2015）的圖文關係，以實際的圖文範例解釋「重複補充」、「相對資訊」、「共組意義」



的運用，以便學員在製作電子書時，能考量多模態的訊息共構，注意譯文與圖片的搭配。

期末學習評量的文本為《枯枝》（Nille, 2010），它是一則大洋洲流傳已久的童話，透過主角漁夫偶然間結識惡魔並獲得神奇枯枝，來闡述人為何有一死而樹木卻不朽的由來。故事以海洋地區為背景，但未詳述時間地點與國度概念，文化痕跡較不顯著，這樣架空的故事弱化了文化因素在翻譯中的角色，從而突顯出本次教案的重點：單純意義上的圖文符號對童書翻譯的影響。在執行層面上，期末電子書的製作為小組作業，共分五組，每組十人，組別內再細分五小對（兩人一對），負責翻譯故事中的不同段落。每堂課除了童話翻譯練習外，另留 20 分鐘小組討論，每對組員閱讀其他對的翻譯段落，進行批改與建議，也藉此了解其他段落的故事內容與譯文，達到成品的一致性。期末，每對成員將收到另四對的翻譯建議，另配合選定的插圖，一併修改，完成最終譯文。完稿作品以 **Book Creator** 編輯製作，此應用程式由於操作介面單純直觀，便於製作包含文字、圖片、影音等多媒體的電子書，並有共同編修與線上分享等功能，因此廣泛運用於語言課堂上。有關線上資源的使用，內建搜尋引擎會導向 Pixabay（<https://pixabay.com/>），便於學員尋找適當的多媒體資源，避免侵權問題。

## 肆、學生譯作分析

期末收集到的五本電子童話書，<sup>2</sup> 排版為四比三橫幅格式，總頁數皆介於 42 至 48 頁間，不論是線上圖庫的編排使用，或是原創繪製，皆呈現各組獨有的風貌，生動有趣。頁標或文案處亦添置學員們親錄的朗讀音檔，輔助中

<sup>2</sup> 以下為電子書線上連結：A 組：<https://read.bookcreator.com/0s5d1YjQ4jVXPeJkPQ42gwpDBFH2/-UDTFwwXRd2enQRyqvDcLA>；B 組：<https://read.bookcreator.com/XmBT5nB4LxWlCqEautTrxMQX5f r1/vRqRFworSPmyd0SxuDzbLA>；C 組：<https://read.bookcreator.com/Vjq5SxCeRvX3CIJHK3MDTNNZU4w2/Samo5PcGSk2kf98akM5skg>；D 組：[https://read.bookcreator.com/dWqOfCW0g5Vm87GxMrkjtzhUKI32/1T\\_EJ2hjS7eTUZIw92\\_WvQ](https://read.bookcreator.com/dWqOfCW0g5Vm87GxMrkjtzhUKI32/1T_EJ2hjS7eTUZIw92_WvQ)；E 組：<https://read.bookcreator.com/wXlrKOKwQ9YsMkGRTEFrbsTVuPI3/UM8u84NCT7iKEhKIm5-Bdg>。

法雙語聽讀，突顯多媒體故事書特點。礙於篇幅關係與側重主題，本研究僅聚焦於圖文兩媒介。為此，筆者以 Maisonneuve (2015) 圖文關係分類學生作品，初步發現，同學們可能為避免圖文不符，較常使用的手法為「重複補充」與「共組意義」。相反地，透過提供與文字相反的圖像訊息、相對化原文涵義來創造特殊修辭效果，此種「相對資訊」的手法並無在本次練習中展現。故此，本節內容將以前兩類圖文關係為主，從符際翻譯的視角下，探究學員們如何透過文字與圖畫詮釋原文，共構意義。並同時檢視語內與語際層面的翻譯問題，窺究他們對原文的理解與譯文的表達能力。

## 一、圖文重複補充

若將語言與圖片分開檢視，取故事一開頭時空背景介紹的文句為例，將學員的譯文置於語內連貫的視野中，檢視其文字邏輯，可得下列圖表：

表 2

《枯枝》法漢翻譯對照表（一）

《枯枝》原文	組別	譯文
Dans une île se dressait une haute montagne dont les flancs étaient recouverts d'une épaisse forêt. (Nille, 2010, para. 1)	A	在一座高山矗立的一個小島上，茂密的森林綿延於山的兩側。
	B	在一個島上矗立著一座高山，山的兩邊覆蓋著茂密的森林。
	C	在一座島上，矗立著一座高山，山坡上覆蓋著茂密的森林。
參考譯文		一座島上矗立著高山，山坡盡是茂密的森林。

單就語言層次來看，A 組譯文理解難度較 B 組高，原因在於語意的連貫性不佳，因其修飾詞「山的兩側」與先行詞「高山」距離較遠，在短期記憶的處理上須重建「高山」、「小島」、「森林」與「山的兩側」之間的關係，在邏輯理解上較為困難。而 C 組句構與 B 組相似，並透過標點符號分隔首句，並

依據中文單字的複數特性，省略「山的兩邊」，僅留下「山坡上」，意旨複數山坡，相較於 B 組，閱讀上更為通順。但仍有改良空間，例如「在」的使用明顯受到法文處所詞前需加介詞的影響。然而李克莉與邵斌（2016）認為：

漢語存在句的主語通常是一個處所詞語，而且通常並不在這些處所詞前添加介詞……受到英語等印歐語言的影響，漢語中存在句使用「在」的現象慢慢多了起來。（頁 115）

故建議省去「在」的添置，譯為「一座島上矗立著高山，山坡盡是茂密的森林」，以便符合中文的慣用句型，讓句子更簡潔明晰。

然而，若將譯文置於符際連貫的視野中，文字一旦與圖片搭配，加入圖像符號的訊息，其語序產生的理解困難隨之弱化。A 組跨頁編排（圖 1）：

圖 1

#### A 組跨頁（頁 2—3）



鑒於兒童讀者解碼速度較慢，且短期記憶與注意力均有其侷限性，<sup>3</sup> 跨頁編排便於圖像結構訊息，輔助文意理解（Béguin-Verbrugge, 2006, p. 177）。若以 A 圖的跨頁為例，我們可以看到，畫面前景以水平軸向的圖式呈現了故事地點的主要環境景觀，呼應首句譯文中島上茂密的森林。而在垂直軸向高點處

<sup>3</sup> 針對繪本習慣以跨頁來結構訊息，Béguin-Verbrugge（2006）認為這是考量到兒童閱讀特性，諸如視線範圍較窄、解碼速度較慢，短期記憶與注意力的侷限性，並源自於圖象在文意建構上的輔助功能。

（圖1右上方），描繪出次句譯文中森林山頂的惡魔豪宅。這兩個分割畫面，透過相同的暗黑色調與空間布局，點出兩者的關聯性與相對位置。這樣的畫面配置，輔助小讀者理解語義邏輯，以更直觀的方式接收文意。

然而，若能將兩者更明顯地在畫面空間上連貫起來，省去推導理解的步驟，其語意將更明晰，D組跨頁布局（圖2）：

圖 2

D 組跨頁（頁 2—3）



D組譯文為：「在一座小島上矗立著一座高山，山的兩側覆蓋著繁茂的森林，山頂上有一座豪宅庇護著魔族，當他們在森林中散步時，會將遇到的人都趕走」。此段文字概略點出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告知主角為住在豪宅中的惡魔，且勾勒出其不與人類為友的習性。另一方面，與之搭配的插圖則提供了具象化的延展資訊。如畫面正中央如堡壘般的豪宅，其深色構圖在一片草略的淺色森林中突顯出來，成為圖像的敘事焦點，且顏色、哥德式建築風格亦刻劃出惡魔的鬼魅特質。與之相呼應的是圖面左側一隻黯黑惡魔的獠爪，置於森林之上，帶著鳥瞰掌控領地的意味。故此，雖然圖文欲闡述的訊息是一致的，然而圖像符號在形體、色調、氛圍、各物件重要性的配比上，依符合兒童閱讀習性的跨頁空間布局，展示各元素間的關係，並透過具像化的視覺圖案，補充文字的隱含信息。如此的符際關係傳遞了更完整的段落訊

息，有助兒童建構故事世界，融入其中。

## 二、圖文共構訊息

符際翻譯除了上述的「重複補充」功能外，亦可提供幫助文意理解、互不重複的「共構訊息」。傅莉莉（2016）提及繪本特色時說道：

兒童繪本中的文字並不總是連貫流暢，而是具有很多信息空白，敘述的停頓和跳躍。這從另一方面反映出繪本中圖文對應關係要重於文字間的聯繫。（頁 63）

這種文字的信息空缺亦在童話《枯枝》的敘事中出現，如圖 3B 組譯文：

惡魔對他說：「有條通往我們家的路是與人類走的路不同，你來的時候不會累啦！」他們回到森林，在一棵大樹前停下腳步，其中一位惡魔做了暗號，一扇門就打開了。（頁 19）

單看文字訊息，讀者較難理解那扇門與大樹間的關係，這部分的訊息是空缺的，而每組學員對此的詮釋也大不相同。有些組別會在樹旁另設計一扇橫空出世的獨門，而在 B 組故事書中，則將門與大樹作形態上的結合，引導兒童讀者理解，那條通往惡魔住所的路是條神祕的樹洞之路（圖 3）：

圖 3

B 組跨頁（頁 18—19）





這類「共構訊息」的符際翻譯以圖畫增譯了原文沒有指明的連貫性訊息，補充說明了角色行動的方法，以確保段落意義的完整。此外，在描述漁夫回程時，不同組別在中文翻譯上亦發生不同程度的語際連貫問題，也就是譯文無法忠實傳達原文旨意（表 3）：

表 3

《枯枝》法漢翻譯對照表（二）

《枯枝》原文	組別	譯文
Après avoir remercié ses hôtes, <b>il repartit comme il était venu.</b> (Nille, 2010, para. 10)	C	在謝過主人後，他再次離開了就像他來時那樣。
	D	在感謝主人之後，他像來時一樣離開了。
	E	在和主人道謝後，他就這樣離開了。
參考譯文		漁夫向主人道謝後，便從來時那條路返回了。

可以明顯看出，學員們粗體字的語意傳達不佳。其問題來源不在“repartit”這個字詞的翻譯，它同時可指「重返原處」、「再次離開」。在語境的輔助下，譯成「離開」並不會構成文意偏誤。問題出在“comme il était venu”，直譯為「如同他來時那樣」，但這樣的譯文（C、D、E 組）語意較模糊。建議參照前文，將隱含內容用中文表述出來，譯為「從來時的那條路返回了」，如此一來，便可清楚點出回程的途徑與方法，填滿文意空白，便於兒童理解。但另一方面，若將譯文搭配圖畫檢視，評量標準便又不同了，如 C 組作品（圖 4）。

因圖文共構信息，圖顯示出漁夫回程時「就像他來時那樣」，譯文指涉圖像，語意趨於完整。如陳玉萍與張彩華（2017）、江文珊與賈曉慶（2021）所言，對文字無法定位精準涵義或具多義性的模糊文本時，即便文字無明述，透過圖像符號解釋、定義文字信息的功能，亦可輔助文意。



圖 4

## C 組跨頁（頁 21—22）



## 三、圖像符號於符際翻譯中的侷限

由前兩段的分析可見，圖像符號在一定的程度上輔助了語內、語際連貫，但並不意味著這兩項以文字為主的翻譯技巧可以被忽略。符際翻譯雖將非文字符號納入翻譯考量，但唯有不同系統各自扮演好自身角色，才能將原文的意旨最佳地傳達給兒童讀者。如同龍迪勇（2008）在〈圖像敘事與文字敘事——故事畫中的圖像與文本〉一文中提到：「詞語是一種時間性的媒介，圖像則是一種空間性媒介」，以形象為主的圖象：

比語言更為具體，更可感覺，更不易捉摸，是一種在獲得正確知識和意義之前的東西。而概念相對於變化多端、捉摸不定的形象而言，有一個客觀的抽象範圍，這樣雖更顯得枯燥乏味，但卻便於保存和表達，得以區分微妙的感覺。（頁 29）

由此可見，概念、抽象、邏輯思維、時間性的連續動作，透過文字比透過圖像更易於表達，與以空間性、同時性、形象性為主的圖畫符號各擅勝場。

因此，在檢視學員符際翻際時，我們須先思考，欲表述的內容是否能以圖象輔助。而在某些情況下，答案是否定的，仍需從語內或語際連貫視角來尋求解決的辦法。如 A 組例圖（圖 5）：

圖 5

## A 組跨頁（頁 39—40）



在符際翻譯的視野下，插圖盡可能傳達譯文旨意，但在 A 組跨頁圖示中，圖像只能斷面地建構場景的瞬間——小偷奔向主角漁夫，而漁夫表露不悅。但漁夫生氣的緣由，也就是思想話語，難以具象化，需與詞語搭配表述。其對應譯文如表 4：

表 4

## 《枯枝》法漢翻譯對照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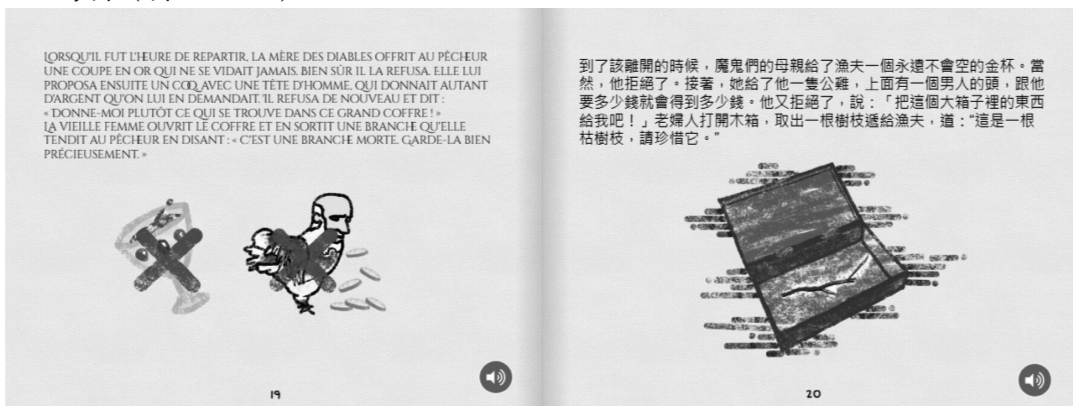
《枯枝》原文	組別	譯文
Pourquoi voulez-vous me prendre cette branche qui vous assure de rester en bonne santé? (Nille, 2010, para. 15)	A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想要得到我這根你們堅信能夠永保健康的樹枝呢？
	B	你們為什麼要從我這裡拿走這根可以確保你們保持健康的樹枝？
	參考譯文	你們為何老想從我手中搶走枯枝？它可是能讓你們永保安康的啊！

暫且不論 A 組同學將句中“vous”（你們）的受詞角色誤解為主詞，譯成「你們堅信」，這種語際連貫的錯誤，A、B 兩組譯文都有「樹枝」前飾詞過長的語內連貫問題。如前述所言，這樣的譯法不符合「多用短句，化長為短」（嚴

維明，1998）的兒童文學翻譯原則。即便小讀者希望透過詞語來理解圖畫，仍舊困難。對此，可依課堂上學習過的三種拆句方式來解決。首先，理解關係子句的性質，是屬於限定、解釋亦或描述。以本句來說，屬於解釋，故可獨立成分句，置於主要子句後，並添增「它」為主詞，以便重複先行詞，讓句子更完整。建議譯成：「你們為何老想從我手中搶走枯枝？它可是能讓你門永保安康的啊」。從話語內容來看，這兩句涉及意圖與祈願，難以透過圖畫表達，需在語文層次上多加留意。此外，圖面具同時性與具像化，可於同一空間中展示不同的訊息元素，然而在表述時間的接續性上，卻易顯得捉襟見肘。藉此以 C 組跨頁編輯為例（圖 6）：

圖 6

C 組跨頁（頁 19—20）



關係子句“Qui ne se vidait jamais”（直譯：永不會空的）屬於限定修飾，故可置於先行詞“une coupe en or”（金杯）前。但前飾詞不宜過長，如何依據童話的語境，找到對等的中文詞彙，頗有難度。加上其指涉杯中液體源源不絕，屬於連續不斷的動作。除非多圖並列，單一圖像無法再現時間的接續性，至多呈現杯中滿溢的瞬間形象（圖 6）。而在譯文表達上，「永遠用不完的金杯」（C 組），語意不明，無法點出使用金杯的目的與效益。而 A 組譯文「從未

表 5

《枯枝》法漢翻譯對照表（四）

《枯枝》原文	組別	譯文
Lorsqu'il fut l'heure de repartir, la mère des diables offrit au pêcheur une coupe en or <b>qui ne se vidait jamais</b> . Bien sûr il la refusa. Elle lui proposa ensuite un coq, avec une tête d'homme, qui donnait <b>autant d'argent qu'on lui en demandait</b> . (Nille, 2010, para. 9)	A	當漁夫準備出發時，惡魔之母送給他一把從未倒空過的金色酒杯。當然，他拒絕了。接著惡魔之母又給了他一隻擁有人面的公雞，那隻人面公雞會在人們和他乞求時，給予他們相當的金錢。
	C	到了回去的時候，魔鬼的母親給了漁夫一個永遠用不完的金杯。他當然拒絕了。然後她給了他一隻公雞，公雞上有一個男人的頭，這隻公雞給了他要求的那些錢。
參考譯文		送別的時候，惡魔的母親給漁夫一個永不見底的金杯。他當然拒絕了。接著，她又送了一隻人面公雞，人們向牠要多少錢便會給多少。

倒空過的」金色酒杯，稍嫌饒口，建議可譯為「永不見底的」金杯，較符合中文四字為單位的造詞習性。

另外，次句中的“un coq, avec une tête d'homme”同學譯成「人面公雞」是適切的，且以插圖來體現不尋常的生物，活靈活現，益加吸引孩童的注意。然而在語言層面上，原文再次使用關係子句：“qui donnait autant d'argent qu'on lui en demandait”（直譯：能給出人們所要求的同樣多的金錢），屬於比較級的等量概念，涉及金錢數量的變動性，難以圖示表達，需在文字翻譯上多加用心。兩組同學的譯文：「給予他們相當的金錢」（A 組）及「給了他要求的那些錢」（C 組），皆顯示對等量比較級概念未完全掌握。因此，為使文意能順利傳達，A 組譯文可再添加比較物，否則「相當的」易理解成「非常多的」；而 C 組譯文無法突顯人面公雞能多次性給予，以及能量無止盡的概念。因此，本句建議可譯成「她又送了一隻人面公雞，人們向牠要多少錢便會給多少」。

除上述接續、變動的數量概念，圖像在表達時序因果亦有其侷限。如 C 組跨頁（圖 7）：

圖 7

## C 組跨頁（頁 23—24）



圖面描繪了漁夫巧遇村婦時的情境——他對眼前幾位淚流滿面的女人感到驚訝。另透過話語，說明村婦悲傷的原因。我們可將C組與D、E組譯文作比較，如表6：

表 6

## 《枯枝》法漢翻譯對照表（五）

《枯枝》原文	組別	譯文
Elles lui répondirent qu'elles allaient chercher de l'eau pour donner le dernier bain au fils du chef de la tribu, qui était en train de mourir. (Nille, 2010, para. 11)	E	她們回答道，她們正在找水給快要去世的首領兒子洗最後一次澡。
	D	她們告訴他，她們要去打水為了給部落酋長正在瀕臨死亡的兒子洗最後一次澡。
	C	她們答說，她們要去打水，給酋長的兒子洗最後一次澡，因為他快死了。

原文是一個以關係子句組成的描述型句子，其翻譯的難點，在於過多的連續動詞——「找水」、「快要去世」、「洗澡」。譯者若對前後因果關係掌握不佳，便容易產生如E、D兩組單句過長的問題。可解決辦法如前文所述，關係子句用於描述時，端看關係、主要子句中動作發生的先後，決定之前或之後



的位置（郁馥，1995）。故先釐清本句中的時序——「打水」（當下、即刻）、「洗澡」（其後）、「死亡」（最後），與因果關係——前兩動詞為「果」，後一動詞為「因」。依此將原文拆成三分句，避免將因果混雜在同一子句中，阻礙小讀者的邏輯判斷。故 C 組譯為：「她們答說，她們要去打水，給酋長的兒子洗最後一次澡，因為他快死了。」符合「中文以動詞為主軸的」（孫夢漪、崔峰，2018，頁 132）句構特性，以一分句一動詞的方式呈現，並以逗號區隔不同的接續動作。不僅突顯了文字線性邏輯的特性，通順易懂，另搭配同時性的圖像，也展現了語境背景，屬於符際翻譯的良好示範。

## 伍、總結

綜觀學生整體的童話故事翻譯，我們可以看到，學員們在圖文「重述關係」中，已懂得運用圖畫補足文字符號的訊息空缺，並利用其空間性、具像化的特點，展示故事背景環境，幫助兒童讀者理解譯文中景象的描述，再現栩栩如生的故事世界。另外，也看到學員們對媒介特性的掌握，多次使用如繪本般橫幅的跨頁特點，透過畫面布局以隱喻的方式傳達譯文旨意，或以色澤深淺、線條風格突顯文意重點。這些生動明晰的形象，便於建立小讀者與文本間的關係，引領他們進入故事世界。另外，在「圖文共構」關係上，我們已知童話的特點之一，便是其可能出現片段、跳躍的敘事風格。適度留白能產生詩意，而在必要的情況下，學員們也懂得利用圖像來解釋語意模糊的譯文，或以空間化的圖像將詞語間的斷層連接上。當然，圖像如同文字，兩種媒介各有所長，圖像也因其同時性、空間性、直觀形象性，無法同文字般精準地表述思維運作（諸如意圖、祈願）或動作的連續、時序與因果關係。此時，回歸語言層面，掌握語內、語際翻譯，成為學員們需鍛鍊深化的技能。關係子句的翻譯，長期屬於學員不易掌握的項目之一，透過本文建議的三種方法，期望學員在勤勉地練習下，終有一日也能熟悉掌握。

透過此次童書翻譯製作，可以體察到，不論是以譯文詮釋原文，或以圖



像描繪原文，視覺符號在訊息的建構中，已從以往的配角功能，晉升至文字的共同夥伴。而各組員在構圖上的巧思，亦顯示其美工天分超出預期。在在令人意識到，圖像在日常交流媒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重新省思傳統圖文間的階級關係。如同國家教育方針欲重點推廣的「跨域美感專題製作、議題探究與實作」（教育部，2018，頁2），我們的語言教學是否也應思考擴展教學主題，融入圖像教育，並確實理解到它對培養語言技能的助益？目的當然並非培養專業美編，而是透過實作練習，理解不管是靜態或動態圖像，皆具審美、語義與說明功能，對增加文字吸引力、訊息的傳達，功不可沒。如同本文欲印證的，符際翻譯是種語言、非語言之間符號的轉換，也因同時涵蓋不同的符號系統，學員們有機會省思語內問題（中文表達）、語際問題（雙語理解與轉換），以及圖文間不同的特點與相應的翻譯策略。在數位產品持續熱銷的時代，融合不同媒介的文本形式日益普及，培養跨媒介技能，應可成為未來翻譯教學的重點之一。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王寧、劉輝（2008）。〈從語符翻譯到跨文化圖像翻譯：傅雷翻譯的啟示〉。

《中國翻譯》，4，28—33。

【Wang, N., & Liu, H. (2008). From semiotic translation to cross-cultural iconographical translation: Fu Lei's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theor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4, 28-33.】

江文珊、賈曉慶（2021）。〈多模態圖文文本翻譯探討〉。《上海理工大學學報》，43（2），120—126。

【Jiang, W. S., & Jia, X. Q. (2021). On the translation of multimodal texts with images.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2), 120-126.】

余小梅、耿強（2018）。〈視覺文本翻譯研究：理論、問題域與方法〉。《外語與外語教學》，3，77—87。

【Yu, X. M., & Geng, Q. (2018). Studies of visual texts translation: Theories, problematics and method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77-87.】

李克莉、邵斌（2016）。〈基於語料庫的《一九八四》中譯本譯者翻譯策略考察〉。《編譯論叢》，9（1），101—130。

【Li, K. L., & Shao, B. (2016).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es in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Nineteen Eighty-Fou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9(1), 101-130.】

郁馥（1995）。《法語翻譯集錦》。中央圖書。

【Yu, F. (1995). *Fayu fanyi jijin*. Zhongyang Tushu.】

孫夢漪、崔峰（2018）。〈社會、語言與翻譯的動態演變：新加坡華文報章的歐化翻譯現象——以《聯合早報》為例〉。《翻譯學研究集刊》，21，125—145。

- 【Sun, M. Y., & Cui, F. (2018). The dynamic evolution between society,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Europeanised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in *Lianhe Zaobao*.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1, 125-145.】
- 教育部（2018）。《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年）》。https://ws.moe.edu.tw/001/Upload/8/refile/7844/61296/e0a9702c-1f05-44ec-9207-f9abf1504abc.pdf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ession 2 of the five-year aesthetic education program (2019–2023)*.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8/refile/7844/61296/e0a9702c-1f05-44ec-9207-f9abf1504abc.pdf】
- 陳玉萍、張彩華（2017）。〈英文電影字幕的中文翻譯——一項關注圖文關係的多模態分析〉。《中國翻譯》，5，105－110。
- 【Chen, Y. P., & Zhang, C. H. (2017). Yingwen dianying zimu de Zhongwen fanyi: Yixiang guanzhu tuwen guanxi de duimuotai fenxi.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5, 105-110.】
- 傅莉莉（2016）。〈符際翻譯視角下的兒童繪本翻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38（3），61－73。
- 【Fu, L. L. (2016).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8(3), 61-73.】
- 馮德正（2017）。〈多模態語篇分析的基本問題探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39（3），1－11。
- 【Feng, D. Z. (2017). Basic question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9(3), 1-11.】
- 龍迪勇（2008）。〈圖像敘事與文字敘事——故事畫中的圖像與文本〉。《江西社會科學》，3，28－43。
- 【Long, D. Y. (2008). Tuxiang xushi yu wenzi xushi: Gushihua zhong de tuxiang yu wenbe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3, 28-43.】

嚴維明（1998）。〈談談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新譯《湯姆・索耶歷險記》點滴體會〉。《中國翻譯》，5，53－55。

【Yan, W. M. (1998). Tantan ertong wenxue zuopin de fanyi: Xinyi Tangmu Suoye Lixianji diandi tihui.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5, 53-55.】

#### 英文文獻

-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R. A. Brower (Ed.), *On translation* (pp. 232-239). Harvard University. <http://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731615.c18>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 Nord, C.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t. Jerome.
- Oittinen, R., Ketola, A., & Garavini, M. (2018). *Translating picturebooks: Revoicing the verbal, the visual and the aural for a child audience*. Routledge.
- Reiss, K., & Vermeer, H. J. (1984).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Niemeyer.
- Vermeer, H. J. (1987).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In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3, 25-33.

#### 法文文獻

- Béguin-Verbrugge, A. (2006). *Images en texte, Images du texte. Dispositifs graphiques et communication écrite* [Images to text, Images to text. Graphic devices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coll.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https://doi.org/10.4000/questionsdecommunication.7399>

- Klinkenberg, J. M. (2008). La relation texte-image. 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The text-image relationship. General grammar essay]. *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9, 21-79. <https://doi.org/10.3406/barb.2008.23906>
- Maisonneuve, L. (2015). Rôles fonctions (Adjuvants ou opposants) de l'illustration dans les manuels d'apprentissage de la lecture au cours préparatoire français [Roles functions (adjuvants or opponents) of illustration in textbooks for learning to read in the French preparatory course]. *Revue de Recherches en Littérature Médiatique Multimodale*, 1. <https://doi.org/10.7202/1047804ar>
- Nille, P. (2010). *La branche morte, Collectif, contes d'Océanie, ill* [The dead branch, Collective, tales from Oceania, ill]. [https://www.iletaitunehistoire.com/genres/contes-et-legendes/lire/biblidcon\\_039#histoire](https://www.iletaitunehistoire.com/genres/contes-et-legendes/lire/biblidcon_039#histoire)

